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七節

賈七爺是怎樣來的呢？您道，賈七爺已十餘年不出世了，在賈柳村黑驢寨，已經納享清福，妻財子祿，乃是該村的首戶。宅院之中有於氏安人，大賢德之人，二少爺賈亮，姑娘秀英。

閒暇無事，教子女武學與消息埋伏，老英雄享漁樵耕讀之樂。

有朋友聘約，俱都告病不出，學業愈高，愈不問世。六月間天氣炎熱，這日在書房看陣圖、消息譜，忽然家人慌慌張張向內而來，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外面有人找您。小人有事，不敢不報，無事焉敢亂報？此人乃是前來索債，竟說您欠他數十萬銀子，二十餘年本利未歸，利錢不重，是大加六錢，也算不清本利多少啦。老當家的可別生氣，他言說房產事業，小姐少爺都給他也不夠。」賈七爺聞聽大怒：「我焉能還得清這樣的賬？這是個大生意，敲詐良善！」遂摘下鎮宅的寶劍，佩於脅下，此劍甚長，賈七爺身量矮，走道兒劍鞘嘩啦啦，划地直響。

賈七爺一聽，要賬之人口出不遜，罵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賈婁子，欠錢不還！你的房產與活人都還我也不夠。」賈七爺大怒，寶劍「噲啾啾」一響，出匣尺餘，來到大門道一看，寶劍咯啾啾趕緊還匣，滿面笑容說道：「我當是何人？原來是歐陽賢弟。」只見他頭上戴氈帽，大紅絨球，藍緞飄帶，金線沿邊，狐皮馬褂翻穿著毛向外，青緞面皮襖肥大異常，足登棉鞋，白綾棉襪，紅嘴唇，臉上有皺紋，跟他哥哥歐陽天佐一樣長相，若認他非看臉上皺紋不可。大義士是整身的童子，這位二爺娶妻生子了，老哥倆，就是一位少爺歐陽德。賈七爺看罷，變怒為喜，控背躬身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歐陽二弟。哪一陣香風將賢弟吹到賈柳村？愚兄不知，未能遠迎。賢弟一向可好，別來無恙？」蠻子聞聽，說道：「賊偷，假斯文，文質彬彬，姓賈就叫假斯文。大明家未完之時，咱們倆人在揚州偷那賊官家寶珠十六顆，金條八根，散碎銀兩五百多兩，咱倆人勻分！」賈七爺一看，大眾鄉親觀看，他將老底同眾人都抖出來啦！現在是本村首戶賈員外爺，誰不知道？蠻子喊開作賊之事了，賈七爺遂用話掩飾道：「歐陽二賢弟不要取笑，家裡坐吧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我沒帶著錢，怎麼家裡坐呢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蠻子，我這是讓你，你要是再作詭譎，我可就不讓你啦。」二位老義士攜手進了大門，來到內宅。家人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們員外大概是短人家錢，不然我們老當家怎麼這樣柔和呢？」年輕的家人那知道，賈七爺與歐陽二爺是換命交情，歐陽爺一世頑皮耍笑。二位來到書房，分賓主落座，從人獻過香茗，賈七爺吩咐廚下擺酒，蠻子說道：「唔呀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給活人擺酒作什麼？我不是酒肉的賓朋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蠻子說：「我不是酒肉的賓朋，今天你請我吃飯，明天我請你下館，那叫換嘴頭子。賈婁子上炕認的老婆子，下炕認的搬尖大灑鞋，你還懂得交朋友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蠻子，我讓你好些個句話啦，要講義氣，你不行。我們弟兄人稱明清八義，你這還叫明清八義嗎？」蠻子說道：「婁子，我打探一個人你認識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何人？」蠻子說道：「就是神鏢將我哥哥勝英，你可認識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蠻子你不是東西。朋友有遠近，親戚有厚薄，那是我換命的朋友，我二人妻子不避，穿房過屋，可稱刎頸之交。」蠻子說道：「若勝三哥有事，非你不行，你去不去呢？你不是借口五癆七傷哪？就是咳嗽痰喘哪，你不是手眼遲鈍呀？你不是腦袋痛、肚子痛哪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蠻子你是找碴，你都說啦，我還說什麼？蠻子你別繞彎子，別有事另議；若勝三哥有事，赴湯蹈火，捨命我也不怨煩。」蠻子遂將五方飛蛇陣之事，並那樓中的埋伏消息一說：「非你去不可，你要推諉，我這就放火燒房，在你這昏兒裡搬梯子上吊，叫你和尚不得睡，姑子不得安。」賈七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你我就此前往。」賈七爺這才收拾零碎物件起身，要探五方飛蛇陣。二位出離了賈柳村，賈七爺說道：「我同你一處行。」那蠻子二爺說道：「你去你的，王八羔子。我先到九江府去請大王八羔子去，我將大王八羔子請出來，我還去請別位呢，你別以為你自己到陣，就全辦啦。哪一位要是不去，我就放火燒他的宅子。」語畢，由兜囊中掏一打請帖，給賈七爺觀看，說道：「你去盜燈，我請朋友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兄弟。」歐陽二爺又說道：「勝三哥性子急，你快去罷。」

賈七爺遂奔江蘇省。賈七爺路途之上，餓了買兩個燒餅果子吃，渴了河沿捧點水喝，或是飲馬的馬槽喝水，一百餘里地，賈七爺來到鏢局子。賈七爺在前十幾年南幾省都走遍了，道路純熟，當日趕到千佛山，鏢局子門道有燈，一看有一塊匾，上書金字「鬆棚英雄會」。賈七爺進門房問道：「神鏢將勝三哥在家麼？」伙計說道：「在鏢局子呢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勞駕請給回稟一聲，就說賈斌久來到啦。」門房之人回稟進去，三老出來接迎，李剛與和尚、老道三位，賈七爺先給李剛行禮，後給和尚、老道行禮。老道說道：「七爺來的真快哪。」賈七爺問道：「三哥呢？」老道說道：「三爺今日愁悶，休息去了。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四哥快預備酒飯，我還沒吃飯呢。」又說道：「我勝三哥睡如何這樣早？盜燈之事怎樣了？」四爺答道：「昨天掌燈之後，蕭銀龍與三太暗去探陣；今天吃早飯，北路鏢頭華四爺進蕭金台五方飛蛇陣盜燈，也去而未返，勝三哥煩悶，非要自去盜燈不可，道爺不容他去，勸他吃飯喝酒，三哥淚灑於杯中，沒吃飯安歇去了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不是暗自走了？」

李四爺說道：「邱成看守著呢，決走不了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李四爺你去請勝三哥去吧，就說小弟來了，咱好商議盜燈之策。」

李四爺遂叫楊香五道：「去請你師傅，就說你賈七叔來啦。」

楊香五遂到後院勝翁安歇的屋子，邱成在西暗間屋外避住門口，楊香五說道：「邱成，我師傅睡了嗎？」邱成說道：「大概許睡著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七叔來啦，請我師傅到前院客廳，商議盜燈之計。」二位遂進了裡間屋，勝翁在藤牀上蓋著袂被，橫著枕頭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老師，我賈七叔來啦。」叫之不應，楊香五一掀袂被，只見裡面蓋著一條棉被，一看恩師蹤跡不見；一看刀鏢零碎，也全都不見；又見後窗戶敞開未關，勝翁必然後窗戶而走。二人遂奔前院客廳，邱成說道：「勝師叔由後窗戶走了。」道爺厲聲道：「我叫你看著，你怎麼不知道你師叔走呢？」邱成就將當時的情形，跟道爺說了一遍。賈七爺聞聽此言叫道：「四哥，我吃點心喝水就行啦，五方飛蛇樓太險惡，恐怕三哥受了害。」賈七爺吃了幾個點心，喝了幾口水，就起身奔蕭金台五方飛蛇樓。來到五方飛蛇樓門口，正趕上勝翁持刀自歎道：「想不到勝英落得自刎而死。」故此趕緊上樓，亮寶刀斷飛蛇。

勝翁說道：「一事不勞二駕，先將珍珠燈取下來吧。」賈七爺道：「三十六塊天花板有飛弩利刃，非會金鍾罩、鐵布衫不能取。大概三更後必有十位八位前來，會金鍾罩的必然來到。」

勝翁問道：「你怎曉得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從鏢局子來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定好約會。」二人正在樓上說話，就聽東方甲、乙、木方位上有人喊叫：「香五踩腳印走，登動了消息，你小子腿折胳膊斷！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您傻姪子來啦，看看他們來了多少人。」賈七爺由樓口探頭觀看，就見來了八位，會金鍾罩的有六位，不會金鍾罩的兩位。聾啞仙師、弼昆和尚，有達摩老祖易筋經橫練；年輕的，歐陽德、邱成、胡景春、賈明等，俱都有金鍾罩；李四爺、楊香五二人，不會金鍾罩；胡景春是請賈爺未遇，返身又追回來的。眾人到樓口下，一陣血氣味，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不好，傷了人啦。」遂叫楊香五打火折觀看，大眾看血餅子之中，有道冠赤金簪，蒼白鬚鬚。

金頭虎喊道：「死的是雜毛！」弼昆長老一推賈明，傻小子說道：「我說的是死雜毛，沒說我師大爺。」賈七爺在樓上說道：「道兄，我久候多時了。」金頭虎下腰將老道頭上赤金簪拔下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這簪子是真的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是真的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要是真的，我分給你小子一半。」列位，賈七爺先上的樓，怎麼不知道是赤金的簪子呢？因為有勝翁在樓上歎氣欲自刎，所以賈七爺顧不得別的，這是賈七爺忠心於友。但是賈七爺不取，也沒到別人手裡，給少爺留著呢。賈七爺說道：「你們可走欄杆。」聾啞仙師行拱手，叫道：「你們大家跟著我的腳印走，千萬別踩樓梯！」大眾都跟著腳印上樓，惟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在後面還未上樓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香五小子，咱們為什麼不走樓梯呢？平平的樓梯多好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對啦，賈明非走樓梯不

可。」傻小子邁步一上樓梯，就聽咯噔一聲，就在傻英雄迎面骨上鋤了一刀，傻小子雙褲腿俱傷，迎面骨上一邊一道白印。傻英雄趕緊退回，說道：「沒有金鍾罩，腿折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非走樓梯不可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你才走樓梯呢，別挨罵啦。」二人遂登欄杆而上。

樓上十位英雄，聲啞仙師說道：「賈施主早到了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由鏢局子起身的時候，我打算將勝爺追回來，或者走在三哥前邊。我走的三十多里中路，來到蓮花湖湖岔子；又走的水路耍戲蓮花湖群賊一回，所以我來遲一點。」

原來賈七爺來到蓮花湖湖岔子，打開油綢子包袱，取出水衣水靠，撤去馬尾透風巾，魚鱗大灑鞋，穿好了水衣水靠，帶上月牙分水蓮子箍，三道鹿筋猴筋，卡好了脖領，係分水裙，繃分水套，在水裡半日，身上都不見一點水珠。分水裙下皮囊之中帶好暗器，背後分水套，繃住了秋風落葉掃，將零碎東西包好放在油布口袋之內，將口袋嘴係好，油綢子包皮外面一包，背後一背，胸前打蝴蝶扣，翻身形金蟬脫殼縱入水中，破風踏浪，夠奔西北角蕭金台。看見陡壁山崖，賈七爺在水中其行甚快，在水中聽見前邊撲隆一聲，距賈七爺有數丈遠，賈七爺一看，心中暗道：有六尺長來往，身上紅忽忽，莫非說是鯉魚嗎？

那有這大的鯉魚呢？賈七爺定睛細看，原來是一個人，本是荷花色水靠，蓮花瓣的水帽。賈七爺心中暗贊：「好俊的水量！也是奔西北蕭金台去的，我跟他一路同行，可不知此人是綠林道，還是鏢行之人？水流隨著他打轉，此人水量比我高得多，真乃是一輩新人換舊人。」賈七爺隨在此人背後而行，聽水的聲音嘩啦啦響聲，賈七爺一看，前面有一道大牆在水裡邊，波浪打牆磚，水響原是牆中龍溝的聲音。賈七爺借月色觀看，牆出水皮上三尺高，看見穿荷花色水靠的在前，在水中一低頭，遂進龍溝。賈七爺晃到跟前，心中暗想：牆在水內，怎麼立得穩呢？由牆下伸手一摸，底下乃是柏木樁，有七八寸粗，用夯砸進去的，柏木樁上半尺厚的石板，上有半尺厚的木板，木板上乾擺細磨，磨磚對縫砌的大牆。原來，每逢湖水漲時，水到牆根，不過就是三兩個月，就在六月湖水漲發的時候，到八九月白露後，水就落下去啦，一年之中大牆被兩三個月的水。

老英雄心中思索：「我也進水龍溝。」破風踏浪，承流而人，進牆內在牆根下隱隱身軀。賈七爺一看，西北角有彩蓮船二十隻，船桅上有號燈，白紗燈紅字，四個大字：「蓮花湖韓。」

賈七爺納悶，蕭金台怎麼還有蓮花湖的號燈？眼看穿荷花水靠之人夠奔大船而去，二十隻船頭上站起若干人，大家齊聲問道：「總轄寨主爺回來啦？總轄寨主爺回來啦。你到湖岔子東邊探了嗎？到了東岸沒有？」此人說道：「我已到東岸探門，皆因為怕鏢行人有知這條道路的，大概保鏢的也許不知這條水道，他們可就走蕭金山山口了。」眾人說道：「往返二十多里地，你比船可快的多。」此人說道：「二十多里水路，不是猶如兒戲一般嗎？」賈七爺心中思索：「既要賣，頭朝外。」想到這裡，腳一蹬牆，雙手急忙一分水，此時這位總轄寨主還沒上船呢，分水轉身而向南，在水皮上露著三尺來高，皆因為賈七爺身體短小。賈七爺奔彩蓮船而來，問道：「足下是哪裡的寨主？」

此人答道：「我乃蓮花湖的四十寨總轄，萬丈翻波浪韓秀是也。」

韓秀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韓秀以為是一童子，細一看賈七爺左手捻燕尾鬚鬚，都蒼白了。賈七爺說道：「在下祖居江蘇寶柳村黑驢寨，少居逢虎山，破中指飲血酒，人抬舉明清八義，在下排行在七，姓賈雙名斌久。」韓秀一聽，心中思索：這也是明清八義之人，蓮花湖我輸與勝英，今天拿住賈七，以報打蓮花湖之仇。賈七爺說道：「我久聞你是當世的英雄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，原來你是抱粗腿的英雄。」韓秀問道：「在下怎樣抱粗腿了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與我勝三哥有過節，你可以找我勝三哥。計不出此，暗中幫著蕭金台，豈不是抱粗腿之輩呢？」韓秀聞聽，白臉一紅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賈七爺答道：「我前來探陣盜萬壽燈來啦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聽你之言，你也是捧臭腳來啦。萬壽燈本是有關勝英之事，於閣下何與？」賈七爺說道：

「寨主言之差矣，我們明清八義乃是八拜之交，金蘭之好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閣下乃是只知正人，而不知正己。我們乃是子一輩父一輩之交情，在下是奉紅白帖請來的，咱們各為朋友，不必套言。現在我這是五百二十人，老義士要能贏了我這五百二十人，你由東大牆過去，就看見五方飛蛇陣西陣門啦，你要贏不了群雄，你就打水溝出去，由別處行走，我不管你走道，此寨是我管轄。」賈七爺聞聽此言，笑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蓮花湖五百餘人，水戰早戰，在下總奉陪，如要群戰，請閣下一齊擁上。久聞你善於排兵佈陣，不然你就擺一個陣勢，我站在當中，要將我衣服損傷一點，我打水溝出去，我再學本事去，我學好了能為，再來救我三哥盜萬壽燈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，你再向北晃一晃。」韓秀遂上了大船，傳下命令：二十隻大船之後，俱有小船一隻。眾人遂布了一個八卦陣勢，八隻小船，每只船上八個人，後邊四個水手，前邊四個嘍卒，四個嘍卒每人一把鉤鏢槍，六尺長的藤子杵，六寸長的尖子帶鋼鉤，襯赤袍。八隻小船排在正南、正北，東南、東北，將賈七爺團團圍住。賈七爺一看，乃是八卦陣，老英雄不慌不忙，此時水寨當中，四尺多深的水，賈七爺身體短小，可夠不著底。這八卦陣要叫勝爺碰上，衣服損傷，皮肉受刑；遇上聲啞仙師，多少也得帶點傷；單遇上擺陣的姥姥賈七爺，蓮花湖的寨主活該栽筋斗。韓秀令字旗一展，八隻小船齊上，四面八方鉤鏢槍，俱奔賈七爺而來，正東的船向西來，正西的船向東來，南面的奔北面，北面的奔南面，東南的船奔西北，西北的船奔東南。賈七爺寶刀出匣，水皮上一道霞光，寶劍遞入水內，直奔正北晃去，其餘的可就夠不上賈七爺了。正北面船上四個嘍卒奔賈七爺搭來，賈七爺寶劍在水中，由東向西，順風掃敗葉，四把鉤鏢槍的槍尖子，俱都咚咚咚落於水中，也有削去一半桿子的，四個嘍卒俱都拿著三尺多長的藤子杵。賈七爺用右胳膊一擡船頭，縱上船去，寶刀一晃道：「八個嘍卒，逃命去吧！」八個嘍卒俱都跳入水中，賈七爺手擎秋風落葉掃面向南，對韓秀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這是八卦陣啊，我們明清八義小時上學的時候，就拿這個陣玩耍，到了蓮花湖，就以這個陣為絕藝了。」韓秀心中暗道：「賈七爺這叫得便宜賣乖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你那口劍是寶刀吧？」

賈七爺說道：「正是寶刀。」韓秀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水戰我們甘拜下風。東牆根有旱路，我們與老義士陸地比賽輸贏。」

賈七爺聞聽此言，笑答道：「寨主，步戰正合我意。」

老英雄說罷，由船跳下來，夠奔正東，賈七爺來到東牆根，一看東牆根是三合土砸的，一丈多寬的旱岸，靠水俱都是木板柏木樁砸的，非常堅固，賈七爺一扶柏木樁縱上旱岸。剛上了岸，寶劍方要還匣，就聽有一陣金風奔後腦海而來。賈七爺若是回頭，必然臉面受傷，況且也來不及，賈七爺趕緊縮頸藏頭，就見一隻亮銀鏢嗖的一聲，打在磚牆之上。賈七爺回頭一看，見韓秀的大小戰船，相距三十餘丈，要是打鏢也就是三四丈准，為何此鏢將方磚打落一塊？此鏢從何處而來呢？賈七爺正在疑惑之際，就看離河岸不到一丈，由水裡冒出一人，賈七爺心中明白，原來是由水裡打來的鏢。此人一身銀灰色的水靠，白臉面，二十歲數掛零，賈七爺說道：「就是你打的鏢嗎？」此人答道：「不錯，就是我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真乃人面獸心也。我與你何仇之有？你下此毒手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此人答道：「我乃蓮花湖水八寨的三寨主、分水獸張義龍是也。」賈七爺倒退身軀，說道：「你上來吧。」張義龍上了岸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張義龍伸手由背後撤出藤子蛇，此兵刃三尺多長，藤子棍兩頭鋼尖子，一抖二龍吐須，奔賈七爺的雙目刺來，賈七爺一縱身形，又雙插花夠奔頭上，第三招雙鋒貫耳，賈七爺縮項藏頭。張義龍說道：「老義士怎麼不還招呀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這是二次出世，對於雞頭魚刺，死貓死狗，小毛賊子們，我先讓他三招。」第四招賈七爺用劍將雙蛇削斷，張義龍拿著兩隻長管鐵尖筆，一隻筆奔面門，一隻筆奔胸前，又打將過來。奔面門的筆，賈七爺一低頭，奔胸前的筆，賈七爺用寶劍平著向下一壓，兩隻筆俱都點空。張義龍方要向水中跳，賈七爺兜後一劍，將衣服刺破，入皮肉五分餘深，賈七爺又向上一挑，斜插柳挑了半尺長一道血槽，說道：「張義龍，我給你留個記號，你別忘了我姓賈排行在七，人稱賈七爺。」

韓秀觀看，說道：「賈七爺的本事高強，非我不能敵。」

韓秀遂將令字旗交與寶刀將韓殿魁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我奉陪您走一趟吧。」韓秀遂破風踏浪，抖擻精神，直奔賈七爺而來。賈七爺觀看，心中歡喜，擒賊先擒王，能敲金鍾一下，不打破鑼千百聲，打敗韓秀勝似打敗蓮花湖群賊。韓秀遂縱上河坡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我要輸給您，您過此大牆就是陣門，咱二人素無仇隙，各為朋友，如果閔老寨主責備我，我也有話說，因為我甘拜下風，不能不假道於賈老義士也。彼此誰也不能傷誰，點到而已，哈哈一笑。」韓秀乃是欺人手段，此時賈七爺是滿聽不提，遂

說道：「我要贏得了寨主，叫寨主受點微傷。」韓秀聞聽，遂亮出雙刀，說道：「賈老義士，請看我刀柄有五個字。」賈七爺一看，乃是「天地君親師」。韓秀又說道：「在下向來不作非禮之事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素慕美名。有麝自然香，不必迎風站，請寨主上招。」韓秀將雙刀一晃，賈七爺閃身，並不還招，第二招點面門紮胸前，賈七爺又躲過，第三招刀貫雙肩，賈七爺一閃身向外一縱。韓秀問道：「老義士為何不還招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二次出世，每逢會英雄時，我先讓三招。」第四招第八刀，賈七爺寶劍還招，不過招招架架。韓秀雙刀上下翻飛，賈七爺一看，他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肉。賈七爺心中暗道：「你是找著人前現丑，我不肯傷你年少的英雄。」賈七爺遂將招數更改門路，遂用八仙陰陽劍，劍光一領韓秀，韓秀兩目迷離，上下前後，全都是寶刃，雙刀蔽不住寶劍，韓秀熱汗直流。賈七爺真是：「拐李先生劍法高，果老寨主削鳳毛。仙姑擺下絕命陣，湘子追魂不能逃。」此時賈七爺在韓秀臉上平著劍一滑，韓秀本打算將寶劍給砸飛了，雙刀砸下去之時，老義士寶劍向後一撤，雙刀砸空，抽劍翻手，劍奔脖項而來，韓秀心說道：「我命休矣。」老英雄撤劍，雙指一點韓秀胸口，說道：「我給你留一顆綠陽魁首。」韓秀桃花臉一紅，說道：「見過兵刃，我算輸啦。我跟您賴一賴，咱倆過一過暗器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寨主言之差矣，過暗器咱倆面對面，誰叫誰打著？」韓秀臉一紅說道：「咱們再過過兵刃吧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好好。」韓秀雙刀並舉，二人又戰了二十餘個回合。韓秀說道：「我甘拜下風。」語畢，向南敗走。

賈七爺心中說道：「我方才說打暗器，臉對臉打不著，他這就要敗中取勝發暗器。我追他！」韓秀見賈七爺一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回你可輸啦。」刀向左手一交，右手一隻手打了兩隻暗器。

韓秀成心跑得慢，賈七爺成心快追，及至相離一丈來往，韓秀一反臂，「咯吧」一聲，一隻花裝弩奔面門打去，賈七爺一低頭，方躲開花裝弩，韓秀二指一按繃簧，「咯吧」一隻袖箭，直取賈七爺的胸口窩。賈七爺寶劍交於左手，伸手一接，將袖箭接在手中，哈哈一笑，韓秀臉兒一紅。賈七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這不算你輸。你站穩了，我也不敗中取勝，我打你一下子，這是玩藝，也算不了暗器，打著你，我出大牆奔陣門；打不著你，我出水溝回家再學藝去。」韓秀一聽，這回矧子要輸，我雙手打暗器，雙手接暗器，他面對面明著焉能打得著我呢？韓秀遂將雙刀歸鞘，賈七爺寶刀還匣，二位面對面相隔一丈來地。

賈七爺分水裙下一伸手，由兜囊中掏出一個鐵彈兒，檳榔大小，用鐵沙子與膠水黏在一處的，掏出來之後，藏在手心中，用最後的兩個手指扣著，說道：「韓秀招暗器！」韓秀一躲，又說道：「韓秀招暗器！」韓秀又一躲，還是不見暗器，一連三次，賈七爺俱都是先伸著兩個手指打的，並不見暗器，韓秀說道：「老義士不要取笑，那有暗器呀？」此時賈七爺暗將鐵彈扣到大拇指尖，說道：「再看！」韓秀冷不防以為賈七爺手中無物，驟然間一物打來，韓秀就覺眉鬚發燒，一退兩退，躺於塵埃，兩眉中間打了一個紫泡，直向下滴血珠兒。再看賈七爺，已越牆而過。

賈七爺向東一看，看見陣門不到半里地之遠，就是西陣門，一道大門三道小門俱都大開，老英雄心中納悶：三太、銀龍與華四爺、吾兄勝三哥乃是三探飛蛇陣，不知是那撥人進了西方庚、辛、金的陣門？老英雄遂打開油綢子小包裹，又打開油布口袋，取出衣服，坐在油綢子包裹上，脫下水靠，換好青短靠，穿好攀尖大灑鞋，短靠衣服俱穿好，青絹帕繃頭，帶好馬尾透風巾，伸胳膊遞腿，靈便異常，背後背好秋風落葉掃、火折子、問路石，零碎物件包好，放在兜囊之中。賈七爺進西陣門，如踏平川之地，進了二道陣門，賈七爺不踏走輪轉弦，消息不能動轉。進了三道陣門，賈七爺心中一怔：五馬陣全都在陣位。

奔黃馬而去，黃馬奔人而來，七爺一攏黃馬雙耳，黃馬脖子向下一低，賈七爺兩腿騎上馬脖子，馬一打轉向東而去，送到西道陣門，兩條腿向下一落，用手一推，馬回中央戊、己、土。

進了四道陣門三四丈遠，來到樓口下，賈七爺一聞，一陣血氣，賈七爺打著火折一照，一個血餅子在樓梯下，頭上楊木道冠，黃澄澄赤金簪，滿身是血跡，蒼白鬍鬚，手中掙住一口寶劍。

賈七爺以為是自己這邊的人呢，正在此時，賈七爺上樓梯救了勝三爺，諸葛山真、弼昆長老等，大家全都上樓。賈七爺遂問老道是何人，勝三爺備言老道上樓欲殺自己，如何用刀將老道冷不防刺死，及老道自言擺陣之事。勝爺遂說道：「就煩七弟盜燈吧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樓頂上三十六天罡，內藏弩箭埋伏，非會金鍾罩者，不能盜取寶燈。」

勝爺正在為難之時，諸葛道爺等大家上了樓來。賈七爺叫道：「道兄，盟兄弟近哪，還是師兄弟近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師兄弟與盟兄弟，全都形如一體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請您發慈悲，將燈盜下來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上有窩弓硬弩沒有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不但有窩弓硬弩，並且還有轉輪刀。皆因我沒有金鍾罩，故此煩您盜取寶燈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轉折上奏時，可得修造十節寶塔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，若將燈盜下，我必懇求欽差大人照辦。」老道仰面一看架海，距離天花板一尺餘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們眾位向西閃，恐怕弩箭打下來，傷了眾位。」老道解下身上藍布包裹，摘下寶劍，脫去白襪雲鞋，腿帶護膝全都解下，藍布褲肥大，向上一卷，卷到上面磕膝蓋，用腿帶一纏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老道大爺要脫光屁股。」老道叫道：「賈七爺！我的寶劍長，在架海上不得用，賈施主將秋風落葉掃借我一用。」賈七爺將三角眼一翻，說道：「這是第三層天，下邊還有第二層人，再向下就是地，要是打下去，連寶劍全完。為我勝三哥的事，腦袋都給你。」摘下寶劍遞與道爺，道爺接過寶劍插在背後，控好如意鉤，恐怕寶劍掉下去。諸葛道爺一看，架海距地板有一丈四高，架海是四楞的，向上一縱，兩手一分，手掌與頭平著，一粒混元氣，一挺身爬在架海上面。十字架海東面是萬壽燈，黃澄澄奪目，上有行龍臥龍彩鳳，珠寶大小一百餘粒，鳳口鳳尾上的寶珠有核桃大小，真金絲奪人的眼目。諸葛道爺細一看，有三個古鋼釘管住鎖鏈，道爺伸手一摘鎖鏈，背向上一擡，碰了天花板，天花板中墜下一股鋼絲，有黃豆粒粗細，上頭是鋼輪子來回亂攪，金鍾罩攪上也得骨肉翻飛。老道用秋風落葉掃，將那鋼輪刺斷，立時亂弩齊發，老道上身用寶劍蔽住，下身亂箭打在腿上就是一個白點。工夫不大，將亂弩放盡，道爺伸手一掙鎖鏈，用劍將古鋼釘斬斷，鎖鏈向口中一合，一個倒掛，腳掛大梁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寶燈要摔！可了不的啦！」賈七爺說道：「你喊什麼？」金頭虎再一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是玩出手的呢。」就見老道向下一挺頭，向下一落，離地有四尺來高，一疊腰站起，用手一提珍珠燈。

此時就聽樓板下有聲音：「救人哪！救人哪！」聾啞仙師與大眾聽著全都納悶，不知是由何處來的聲音。賈明道：「許是鬧鬼吧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賈七爺，你看看是哪一塊板落下去了？」賈七爺一看，珍珠燈的北面，一塊樓板六尺寬一丈餘長，賈七爺一按這塊翻板繃簧，這塊板可就起來啦，邱成、歐陽德二人用兵刃支起樓板，大眾向下觀看，有一丈多深，下邊的板也翻著呢。這十位都有飛抓，將兩把飛抓接在一塊，抓住火折放下去一照，只見銅網角上，西北角繃住黃三太，西南繃住蕭銀龍。大眾一看，原來二人在這兒呢。金頭虎喊道：「二位相好！一塊住店來啦？」網上有銅鉤鐵鉤搭住，兩夜一天，他二人水米未下咽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飛抓倒吊著你下去。」

紅蓮羅漢說道：「賈七爺救勝三爺，道兄盜燈，貧僧無尺寸之功，將我係下去救他們二人吧。」紅蓮羅漢脫去僧袍，又將自己飛抓接在一塊，將紅蓮羅漢當腰纏好。紅蓮羅漢說道：「賈七爺，我也得借寶劍一用。」李四爺揪著飛抓，將和尚奔銀龍係下去，又係下兩把飛抓，為是救銀龍。弼昆長老用飛抓抓銀龍英雄帶，上面人向上一提，弼昆長老將銅鐵網已經斬斷了，上面人將銀龍提上來，將網上的倒須鉤摘下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大爺，餓倒好受，這渴可真難受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你渴啦？我打鏢局子帶來一瓶水，還有二斤點心。」銀龍說：「太好啦，快給我點水喝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打算要帶來，忘啦。」